



崔健

首谈《好声音》

“梁博得冠，胜在从头到尾就一个风格”

记者：看到你出现在《好声音》节目上，你是怎么被说动的呢？

崔健：他们特别谦虚，说我们欢迎批判，你没有说话伤害我们，我们欢迎你指导。我觉得他们特别诚恳，我没有道理去拒绝年轻人，主要是梁博想这样（见我），我就接受。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收视率。我为什么不去见年轻人，为什么要拒绝他呢？我不是去见谁，是他们来见我。如果这样（不肯见）被传出去，就更清高更不好了。

记者：梁博给你什么感觉，接触后有话讲吗？

崔健：他只要自己写歌就会有话讲。我觉得梁博确实是自己写歌的人，他给我听了他写的歌，确实不错。

记者：《好声音》其他选手也有关注吗？

崔健：没接触过，他们能力都非常强，一个是一个。哈林说了一句话，他自己组里碰了一些爵士歌，他说我没法说你们，你们能力都很好，我们做不了你们做的东西，他说得特别客观，剩余工作只是在选人而已。别的歌手风格老转移，只有梁博从头到尾就一个风格，特别踏实，给观众印象好，互动功效出来了，他最后的成功是互动的成果。设计节目的人是电视专家，他是个荷兰人，可能当过导演，研究过所有视频文化，最后研究了一个最准确吊动

观众胃口的栏目，像你们这些有文化的知识人都忘乎所以认为这真是音乐节目，完全被调动起来了。仔细想这哪有音乐？你看的是这几个人物的故事，而不是听他们的音乐。音乐也不是他们自己的，音乐变成了他们的配乐，命运悲惨一夜成名，这是老百姓的梦啊。要让我评论的话，我当然关注那种富有创造性、富有力量的音乐，你让我评论流行歌，我没有发言权，我不是鄙视他们，不是我清高，是因为我不听他们的音乐怎么去评论，感动我的地方跟我错位，我根本没有接触他们的音乐。

记者：《好声音》只是一个娱乐节目，如果需要创作部分，你会去做评委吗？

崔健：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评委，所谓评委在我眼里可能最多的是表演，他们并没有其他的，甚至没什么导师，他们坐那里是收视率的号召，有点事干，但坐着干吗，又不演唱。如果是我设计节目，商业保密，我没办法跟你们说太多。我的理想状态是，真正的创作是有足够的收视号召力，观众的焦点还是应该放在表演者和创作者身上。《好声音》的音乐表演全是真的，遗憾就是没有创造性、没有批判性。

记者：网上说梁博女友是你的干女儿……

崔健：我觉得这特别莫名其妙，我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，没这事儿。

崔健首谈《好声音》：遗憾在于没有创造性

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，崔健过去十几年在主流媒体上稍显沉寂。最近他再度频繁出现在各大娱乐版面上是因为另一个人——《中国好声音》年度冠军梁博，决赛前在崔健排练室拜谒偶像，令摇滚乐迷尖叫不已，之后更传梁博女友是崔健干女儿，相当戏剧化。

据悉梁博为了见崔健一面，在排练室外苦等两小时，连那英也天后变学生，甘等半小时。一向讨厌表面文章的崔健表示，年轻人想见他，所以他见了。他也首度谈及《好声音》这个今夏最火的选秀节目，认为其缺乏创造性，应给原创加分。

炮轰音乐圈怪现状

“我的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，你们听不懂”

本报综合消息 崔健说自己没以前那么愤怒了，自己现在经济状态是中产阶级，依旧拿着中国护照，心态平和。但提到假唱、塞红包等一些音乐圈怪现状时，仍不免激动。不过谈到不久前被曝光的19岁漂亮女儿，对问题来者不拒的崔健第一次选择拒绝，“希望给她独立的空间。”

记者：你被称为“音乐教父”，这么多年这个称号对你是荣誉多些还是负担多些？意味着什么？

崔健：它是别人形容我身份的一个省略方式，只是别人介绍我的一种称谓。所谓“教父”概念，就是不会再变，基本都是退休状态，别人再怎么变，他就那样，这点上我愿意接受。

记者：多年前你提倡真唱运动，成效如何？

崔健：我曾经在坐飞机时旁边坐着一个香港人，他问我你为什么搞真唱运动，假就假吧，不在乎。他来自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，代表一部分人。实际上在老百姓心目中，明星是弱势群体宠物群体，不作独立灵魂，对他们没有要求。可能我的要求是一个人拿了话筒、上了台、面对成千上万观众，不是要娱乐大家。这种平等的要求，可能娱乐拥护者不太清楚，甚至有点歧视。很多观众喜爱偶像带一点歧视、宠物的心态。所谓歧视不太准确，但起码我喜欢你，你不能改；你改动了，我们就不喜欢你，像孩子一样。

记者：有人说你的音乐没以前那么尖锐。

崔健：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听我的音乐，你们就没有权利评判我尖不尖锐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听懂，我的批判性我的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，你们根本不知道，你们听不懂，所以我急就急在这儿。有人敢在歌里骂街吗？是你们屏蔽掉了我的尖锐程度，所以我没有权利去批评那些我不听的音乐，那些不听我音乐的人也没有权利来评论我的音乐。

记者：现在有机会和年轻人打交道吗？比如90后。

崔健：跟我这么大岁数的人打交道反

而有代沟，他们问的问题我回答不了，他们问我什么是摇滚乐？我回答不了，我说回去问你孩子去。年轻人不会问我摇滚乐是什么，他们就说我不爱听你写的《蓝色骨头》，听着像恐怖片。

记者：你女儿也算90后吧，她听什么音乐？你会和她交流吗？

崔健：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听老音乐，不是因为上来就喜欢，而是从年轻的音乐开始听，我都叫不出名字，所有R&B听够了就听老音乐，再听年轻人玩老的音乐。我女儿就属于这种人，听了一圈又迅速回来。听ACDC（澳大利亚硬摇滚老牌乐队）这种，都是西方的。

记者：据说她也在学艺术专业，会让进娱乐圈吗？

崔健：没有没有，这是她的隐私，应该控制她的曝光，不要让她成为我的附属品，她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。她在国外长大，跟我的音乐圈子完全不一样，我不希望你们写这些东西，能给她一个独立空间。

记者：没有去外地演出时，在家如何安排生活？

崔健：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唱歌而是在制作，我是一个制作人，但我只做自己的音乐。中国需要的是质量不需要数量，一个没有质量的民族绝对只能消费其他人的质量，或模仿别人。我们需要别人模仿我们，要拿出让人心服口服的东西。我的作品可能会失败，或曾经失败，但我不想拿出没有质量的东西，说白了输出工具不够，不可能比别人强。我们复制，买人家的奢侈品包括设备，而现在中国人赚钱比他们多，复制者比原创者挣钱还多。有多少看似美好的东西背后很黑暗很可怕，包括行贿受贿给红包做交易包台，这早就发生过。没勇气冒险、没勇气改变现实、没热情对文化产业负责任的那些人，都在堕落，但没人管。

记者：曝光了会有用吗？

崔健：有用，真的有用，砸烂这些东西，给公平机会。

记者：你没有微博，是讨厌这东西吗？

崔健：微博是宠物，没时间就别养它，你要对生命负责，得有时间管它照顾它，就像养条狗。你没时间照顾它多坏啊，不如让它做流浪狗。微博的很多消息都是作秀，因为他们把它当媒体表演自己，真正知心的话并不会放在微博上。我不去养它，但我会去看，因为会发现有些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消息。

（南都）